

# 房东大娘

秦建荣



许嫂这几天心里着急,眼看租下的门面房到期了,自己却毫无办法。搬走吧,这么多货物怎么搬?往哪里搬?继续租赁吧,得一次性交出一年的租金,拿什么交?手头还差7000块钱呢。

本来她打算在房屋到期前的半个月搞一次清仓大甩卖,把余货全部处理掉。按照往年的情况,处理完余货是可以解决眼前这个问题的,但没有想到疫情会来到C城,更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。

怎么办呢?真要等到被房东撵走或索要延期房租的那一天吗?那是多么难堪和被动啊。许嫂是个讲信用的生意人,也是一个争气好强的人,做生意多少年了,可从来没让人说过半个不字。

她又想到了房东。以往不管在哪里租房,许嫂和房东都是来往较多,互相了解,处理一些事情也得心应手。可现在这个房东是村上的干部,多在外少在里,她至今也琢磨不透房东大娘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

在她的印象里,房东大娘是很严厉的。就说半个月前发生的那件事吧,那天她让儿子二牛去取了一个快递,二牛把快递拿着上楼时,被房东大娘喊住了,

她让二牛放在台阶上。二牛没放,疑惑地看着她,房东大娘生气了,大声命令道:“放下,把东西放下。”说毕,转身取来搞消杀的喷雾器,在邮包上喷,在二牛的手上身上喷。边喷边说:“你住在我这儿,我就要对你负责;你们住在这个社区,也要对大家负责,现在疫情形势这么严峻,可不能马虎!”

还有一回,二牛从外边回来,没洗手就拿了一块馍准备吃。许嫂当时没注意,可房东大娘注意到了。她同样以命令的方式让二牛把馍放下,然后拿来碗碟香皂,耐心地教二牛洗手,边做示范边讲:先冲水,再打肥皂,手心对搓五下,再分别用手心把手背搓五下,每一处都不要遗漏。说来也怪,以往学校给二牛讲过这些,许嫂也给他讲过,可二牛洗起手来仍是毛里毛糙的,甚至有时还不洗手。但经过房东大娘这么示范之后,二牛洗手时就毫不马虎了。

不仅如此,房东大娘做事也是丁是丁、卯是卯的。就说三天前吧,许嫂见她整天在外搞消杀,却戴着普通的口罩,就把自己多余的N95口罩给她送去了两包。但大娘硬要付钱,说一是一二是二,你送口罩我已

经很感激了,再不要钱成啥话了。当然,许嫂到底没有接她的钱。许嫂说:“我就是口罩多了才送你两包,怎么能收钱呢?那不成了。”结果过了两天,大娘给她送来了一筐萝卜和青菜。许嫂要付钱,大娘也以同样的方式婉拒了。

对于一个既严厉又细心的人来说,租房到期怎么能不收回呢?或者说怎么会不要延续的房租呢?人家把房租给任何人都是要收租金的呀。看来得赶快想办法。于是许嫂给闺蜜打电话,说是要借7000块钱,没想到闺蜜的处境竟然和她一样。她又给一个老同学打电话,老同学没有拒绝,也没答应,只说暂时还不行。哎!人到难处,想找一个帮忙的人还真难。

这天晚上,许嫂失眠了,她不知道怎样应付眼前的事情,翻来覆去睡不着,只好拉开灯看账本,正看着,忽听大娘在楼道里喊,小许,咋灯还亮着?忘记关了?

许嫂如实相告,睡不着,大娘,我失眠了。

想啥事呢?

没想啥。

是不是房租的事?

不是,大娘。

不要瞒我。小许,这两天我看你愁眉苦脸的,就问二牛,他说你是为这事忧愁。大娘告诉你,不用愁。房子虽说月底到期,可今年情况特殊,生意也就停了,你没做生意交啥房租?拿啥交?这些日子不作数,知道了没有?

那日子要是长了咋办?

疫情耽搁多久,给你顺延多久。

大娘,这怎么行?你也——

怎么不行?这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,为抗疫作贡献吧。就这么定了,你快睡吧!

许嫂熄了灯。夜,是那么宁静,被窝又是那么温暖,她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。



# 外婆的老屋

张明

外婆的老屋,是一棵枝繁叶茂大树的根,是家族绵延发展的起点,是我寄托灵魂的地方,它承载着我美好童年的记忆。

小时候,我们这些孙子外孙们,都喜欢外婆的老屋。一到假期,不用相互联系邀约,第一时间飞奔到外婆家,冲进外婆的老屋,投入外婆的怀抱!

暑假期间,正是苞谷生长的季节,表哥他们要给苞谷地除草,我们跟着去,苞谷地里密不透风,苞谷叶像小刀一样,把胳膊划出一道道血印,他们前面除草,我们在后面把草收集起来运出去。一趟出来,衣服湿得能拧出水来,拧干衣服,又冲进苞谷地里……夕阳西下,我们背着青草回家,外婆看着我们满脸汗水,语重心长地说:“不好好伺候地,就没有饭吃饱。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几个表哥该结婚了,外婆张罗着要盖新房。那时农村条件差,盖

房的材料主要是胡基。打胡基就要拉土,我和两个表弟专门拉土。土壕在村西头,要走一里多路,还要上一个大坡,我们三个人拉着架子车,上坡时一人驾辕,两人全力推车。回到院子,卸了土,我们一人拉车,两人坐车,坐车的人一会儿说是坐上小卧车,一会儿又说坐上马车,拉车的一会学汽车的喇叭声,一会又学马叫声,充满了歌与笑声。一个暑期,我们拉的土堆满了院子。

表哥开始打胡基了,这是个个体活,又是个技术活。一块青石板上,放上胡基楔子,手抓一把炕灰,手腕用力一甩,炕灰均匀地落在楔子的四角,最后几个手指用力一弹,把手里的炕灰弹干净,同时又把剩下的炕灰撒在中间。往楔子里铲上三大锨土,高出楔子近一倍,表哥跳上去,双脚把虚土踏实,提起石锤,前四下先打四个角,中间再打两下。放下锤子,用右脚

后跟轻轻一踢,把楔子后挡板踢下,弯腰把楔子三边挡板取掉,双手形成八字,两个虎口处夹住胡基两个角,猛用力将胡基扶起,双臂再用力,将胡基端起,整齐地码在一层胡基上。胡基间留有缝隙,一层和一层之间要有角度,这样又能通风,又不会倾倒。表哥一边打着胡基,一边哼着调子,我帮他铲土的动作,好像也有了节奏。之后,在村人的帮助下,外婆家盖起了三间厦子房。

老屋里,到处是外婆对我们爱的记忆。那时,女儿们时常给她买点心、饼干,外婆舍不得吃,放在柜里,我们趁她不在,就偷吃一点。她心里有数,有意把我们拉到身边说:“让我闻闻,谁吃了我的好东西了?”吓得我们都憋住气,怕被她闻出来。实际上,女儿们买的好吃的,外婆很少吃,总是看谁干活干得好,拔草拔得多,就奖励

给谁。现在想起这些事,我都深深敬佩外婆,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太太,几十年前就会用这种办法,鼓励爱劳动的孩子。

时光荏苒,往事如烟。家族这棵巨树,日渐枝繁叶茂,我们这些孙辈们在外婆的呵护下,逐渐成熟,业已工作成家。每次看望外婆时总是大包小袋,但外婆最关心的却是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。看着外婆苍老的面容和日渐破旧的老屋,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

外婆84岁时离开了我们。整理她的被褥时,褥子下面压着许多钱,都是女儿、孙子们给她的,她从未花过,只是把它整理在一起,又留给了她的儿孙们!外婆在这座老屋里,为养育儿女、孙子付出了终生,我们在这老屋里幸福地长大。外婆留给我们那种对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,那种朴素无华的家风、家训,让我们受益终身。

雪

印

任文

晨曦中,踩着地上蓬松的雪,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,上班途中一路风景,心情惬意。城郊路上,来往的车辆缓缓从身边驶过,毛茸茸的雪盖着蠕动的车,司机不停地按喇叭,晨练的男女老少打着伞,又说又笑,纷纷走向路的两边,让积雪包裹的车辆通过。踩雪的人群中有一位打着花伞的女人在遛狗,一根细绳牵着泰迪欢快地穿越人群,蓬松的毛发映衬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很有诗意。

这是入冬的第一场雪。雪下得真大,洁白的雪掩盖了大地上的一切色彩,醉了整个山城!那许多树木花草,披着雪衣,看起来像一株株白珊瑚。站在窗前,风雪中的街景尽收眼底。远处,那大山的背影模模糊糊,看不透也看不清,一种来自大山深处雪的暖色缓缓融入我怀……

四十年前,我从师范学校毕业,被分配到秦岭南麓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。这所学校位于秦岭脚下的大山深处,交通极不方便,从县城到学校二百余里地,每天只有一趟大卡车通往。

那天,我和一群背着背篓的山里人搭

上了这趟车。冬日的寒风掀动着山民的补丁衣衫,好在人多人多大家一起挤着笑着乐着,舒心和惬意流露在每个人脸上。山路崎岖弯转,忽有忽无,看不到路的尽头,大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感。直着身子挤在车厢里的人随着山路上下左右颠簸,一会儿发出爽朗的笑声,一会儿大呼小叫起来。山坡上哗啦啦一阵响声,忽然蹿出一只野兔或带红冠子彩色羽毛的山鸡,惹得车上的人大叫起来,吓得野兔、山鸡满坡乱跑,一车笑语连连……车随走随停,顺路到家的山民一个个下了车,车厢内的空间越来越大,那些站立乏困的人就坐在车厢内,任凭车厢摇晃摆身子。这样不知不觉便到了终点站,得知停车场距学校还有四十余里的山路,全靠步行,我很沮丧,也很无奈。

车站是一块空旷的平地,车停在平地上,司机和庄稼汉子在那儿随意解手小便,几个坐车的女人转身面朝着一条小河发呆……司机和山民大多蹲在地上或石头上,司机嘴上叼着烟卷望着阴沉的天空,山民抽着用作业本卷着的粗烟卷,一圈圈烟雾缭绕在泛着黑云的天空。

天越发暗起来,山野的冷风吹来了,天空飘起了丝丝雪花……蹲在地上歇息的山民陆续起身赶路,停车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好奇地望着两条山沟交汇处,

分辨着县文教局人事干部给我画的一张草图,力求尽快弄清清学校在哪个山沟。这时有人朝我的肩膀轻轻拍了一下,我惊奇地回头,看着满头雪花的驼背老人,他笑着说:“年轻人,走哪条沟?”我拿着草图让他看学校的方位,他说:“走,同路。”说着便主动背起我的被褥,我感激地笑着,提着脸盆、书籍等物跟在他身后。“年轻人,第一次进山吧?”我“嗯嗯”地回答着他的问题。“山路不好走,脚板要抬高,小心石头绊脚。”“山里人实在,一辈子没识几个字,那些娃娃全凭你好好指教。”我称他大伯,他摇摇头抖落雪花,笑着说:“才四十挂零,你就叫我大叔吧。”

雪花漫天飞舞,大山的轮廓模糊起来,看不清树林的深处。道路愈来愈窄,以至于看不清路在何方。顺着大叔踩出的脚印,我不敢停步。四十里的山路整整走了大半天,接近黄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。大叔就住在我学校附近,我让他带我去见村里干部,他说:“干部在山梁那边,明天再见。”于是,我只好跟着大叔进了村。忽然,听得一阵笑声,几个孩子从一家人的屋檐下过来,“老师、老师”叫个不停,他们拍打着我身上的雪花,乐得我我心里热乎乎的,一时竟忘记了疲惫和饥饿……

那晚,我住在大叔家,大婶给我做的

饭我吃得极香。夜晚,我坐在热土炕上,大叔一家人热情地与我拉家常,乡风民俗,邻里趣事,说得我打心眼里高兴,如同在父母身边一样,睡在热乎乎的土炕上,梦做得很甜很香……

此后,大叔有空就到学校,不是给我送些豆类,就是送些野菜,我第一次生火做饭还是他教我的。烟熏火燎的日子,我学会了独立生活。春天,驼背大叔教我在学校边的空地里种青菜,夏天种黄瓜辣子,冬天做酸菜,这些生活常识都是像驼背大叔一样的山民教会我的,他们教我学会生活,学会做人。

难忘那年月山里的校园生活,紧张快乐的每一天。平日里,杂七杂八的事儿一股脑堆积在面前,又是处理学生之间鸡毛蒜皮的事儿,又是接待学生家长来访……每天,太阳西斜,送走最后一个做完作业的孩子,回身走进宿舍办合一的房子,做自己喜欢吃的饭菜,烟雾弥漫着整个屋子,呛人的气味从窗户缝隙散发。这时,村道里响起了牛羊的铃铛声,晚归的牛羊撒着欢儿进圈,晚霞隐没在山梁那边……

恍惚间已是几十年了,每遇雪花飘飘,不由得让我想起那个风雪中的黄昏,一位驼背的大叔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,积雪在他的肩膀上不时滑落,脚下的雪印在山路上延伸……

苞谷,很多地方是用来酿酒或加工饲料喂猪的。而在商洛,苞谷主要是用来吃的。晒干后,苞谷脱皮加工的糝子可做成美味的饭食——糊汤。稀则为稀饭,稠则为糊汤,而绝妙的是糊汤的锅底还可衍生出香脆可口的锅巴来。

在老家,乡亲们烧饭清一色都是柴火灶,吃糊汤吃锅巴是家常便饭。铁锅,柴火灶,颗粒饱满的苞谷糝子遇见碱面,在慢火焖煮下,饭色金黄,口感劲道,锅巴软和可口。如若仅剩一层锅巴,一把毛毛柴草,便可将整张锅巴烘干如一纸薄饼,焦黄微香,嘎嘣脆脆,清脆悦耳。看一眼,满口生津;吃一口,唇齿留香。

俗话说:“人生百味,皆需品尝,味蕾深处是故乡。”老家盛产苞谷,苞谷是仅次于小麦的粮食,早饭雷打不动的是洋芋糊汤,标配是酸菜。其锅巴既厚实又焦黄,盛饭时一饭铲铲到底,吃着有饭的柔软,也有锅巴酥脆;如果吃锅巴时再浇勺油汤,就着脆生生的腌白菜,其味更是香溢满口。“酸菜糊汤疙瘩火,除了神仙就是我”,这是秦岭原生态的商洛美食。

长大了,离家远了,待炊烟散去,更多吃的是大米锅巴。时下,超市里锅巴品种多样,口味丰富,受人青睐,是下酒、烹饪、娱乐休闲的小食品。

古人曾用《锅巴救命》一文加持成美味的心灵鸡汤。孰料,这平凡无奇的锅巴里,竟藏匿着一则意味深远的故事: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孝子,因为知道母亲喜欢吃锅巴,所以他尽可能将锅巴收集起来,以便返乡时孝敬母亲。然而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战争中,许多人都因缺乏粮食而一命呜呼了,他却靠着那袋锅巴活了下来。可以这么说,是他那颗孝顺的心让他逃过一劫。

老家的人,大多有吊手工挂面的手艺。进九天的乡村,是一群手艺人热闹着早起的星空。亲情、友情、热情在一把把精致匀称的挂面里奔腾传递,一碗清汤挂面,红红火火日子。手工挂面劲道耐煮,鲜咸适口。吃挂面时,挂面汤泡一张糊汤锅巴绝对是一味农家美食,佐以肉丝汤风味更佳。焦脆的锅巴只需随手掰开,在汤锅里浸泡二三分钟,饱蘸铁锅熟悉的清香味,软和有韧性亦有嚼头,吃下肚一天都舒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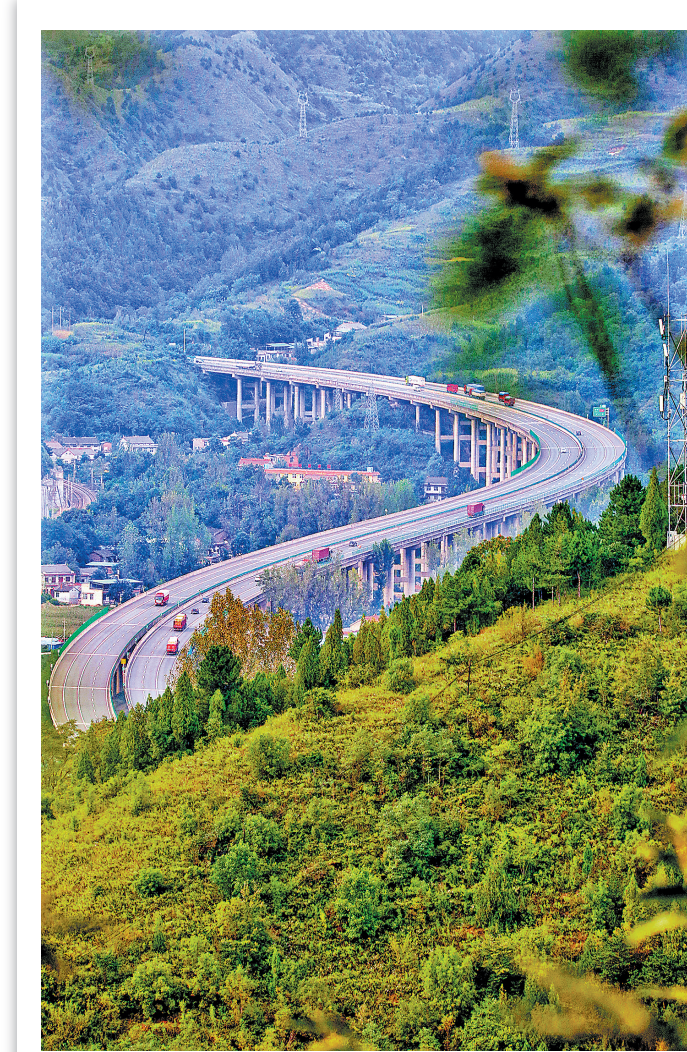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在县城上高中那几年,缺少油水的日子,啥都不经吃,吃啥都不耐饿。父母把攒下的糊汤锅巴用热锅烤得焦脆,在村里公用的白里榨成碎末,拌上白糖,制成锅巴炒面送来。每晚晚自习归来,临睡之前吃几口锅巴炒面,沙冷冷的香,一整夜都氤氲在香甜的睡梦里。有趣的是,我曾用小半碗锅巴炒面跟舍友换了一本《平凹游记》,从中了解到不少商洛美食。

著名作家汪曾祺在他的《故乡的食物》一文中说:“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,叫作‘焦屑’。糊锅巴磨成碎末,就是焦屑。我们那里,餐餐吃米饭,顿顿有锅巴。把饭铲出来,锅巴用小火烘焦,起出来,卷成一卷,存着。锅巴是不会坏的,不发霉,不长霉。攒够一定的数量,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,放起来。焦屑也像炒米一样,用开水冲冲,就能吃了。焦屑调匀后成糊状,有点像北方的炒面,但比炒面爽口。”每次去农家乐吃饭,妻子喜欢点锅巴肉片,刚出锅的米锅巴在热油的作用下,滋滋声里,米香、肉香一下子全被激活了,留住的全是舌尖上的美好。中学时代的锅巴炒面和作家笔下的焦屑一样记忆美好。

时下,年轻人都爱吃米饭,顶多是早餐嚼几口糝子稀饭,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。糊汤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吃顿酸菜洋芋糊汤颇显奢侈,更不用说吃糊汤锅巴了。

超市里的锅巴琳琅满目,可就是吃不出童年的记忆和味道。无论怎样吃,都没有老家铁锅里的这份香甜。那是岁月积淀的味道,是烟火故乡的味道。

美丽乡村建设如画。在离童年最近的村庄,我相信,味美的乡村糊汤锅巴一定会唤醒一些沉睡的记忆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286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